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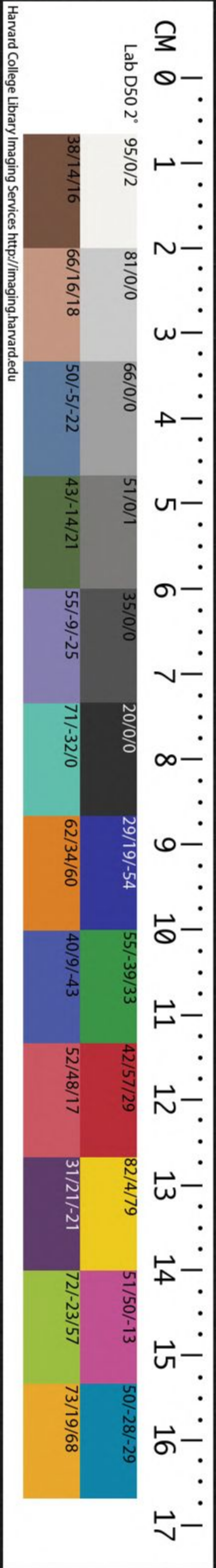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五之八



35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唐書卷一百五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

拾佛大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印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百蕭

承直郎

司業 葉向高 等奉

勅重校刊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

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

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

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

遺細行周公所以細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

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
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并弗出得爲孝乎塗
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
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
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
綽鄭仁恭李孟嘗計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
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
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
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款血
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

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
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
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
與公君臣閒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
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閒
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
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
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
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
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

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
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
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
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
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
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
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
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
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
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字用

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
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
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
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李恭觀州刺史王
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
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
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豐州刺史國於鄭凡十
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
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
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

山河之誓及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五品自此始帝又欲

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傳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異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之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杯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

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摠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卽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

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旣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

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卽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

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無忌投纆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恩于檀口大抵暮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旣二

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均爲奇氏令無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禦高祖入關宰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贖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從父弟

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無忌得罪詮流雋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蒲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

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無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

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

荆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合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丁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大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慧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

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善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第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勩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秦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

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秦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

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安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

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守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朝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

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部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

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
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監脩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
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
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
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
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
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
李勣議與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
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
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
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
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

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 十三
下方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
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卽還京發衰大告內外寧謐臣力
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螳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
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
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
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
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
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各寔愛州二男一孫耐咸通九
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
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
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一聚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
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
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
書秦州都督府長史穎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
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
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
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帝

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
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
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
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
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
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
李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
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
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

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
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
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無忌死義府等
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卽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及
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
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
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
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
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

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
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
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
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
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
士監脩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
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
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
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
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

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
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
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反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
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
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
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
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蠶工卽
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
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賞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
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

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罔
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年五十
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
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
曰宰相或不可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
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
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
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
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
有種耶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
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
甚禮之徙白水今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
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
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
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
必顛切不固宅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

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字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
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不吾見位高安可偏下哉答
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
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以腐乃棄之義琰改葬
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乘
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
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
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
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
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
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
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
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
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
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
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
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
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
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寢王文詞涉貴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橐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卽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造羽鷲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

也又引道士行馱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唐書卷一百五
賈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
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
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
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
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
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唐書卷一百五終

唐書卷一百六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

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宋宋祁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
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
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
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
於宗姪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

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
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
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
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
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
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
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
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
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
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

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
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
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
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
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徒其語
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
子卽奏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
下語怖之冀當友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
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驪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

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為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

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為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為黜令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早暑風熾咸縱火諫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為汾州長史開元中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鄆陵人仕為左千牛稍遷靈州司

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
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
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
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
公今地膏腴衆孽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
党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
設備克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
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
復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
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
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
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
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
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
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
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
突厥斬泥孰訇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
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
承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

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二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
宮與司文郎中質數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
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卽移病去俄拜壽
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
旣乃錄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
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
知溫劉景先脩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蒞久之罷爲
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
因表去位高宗羨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
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謚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

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
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
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
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
躋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
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
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
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
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
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

子洲。渙皆擢進士。洲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洲兄弟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洲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又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

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選，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撰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

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
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
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
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
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
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
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
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
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
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
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訥爲
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
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
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
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
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
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
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
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

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

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協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卽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大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者王降馭支

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余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

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表敗太宗怒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柳文雅進黠吏度時舞

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慕從子昉
武后時爲蕭機宇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卽判
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
署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
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
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
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
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
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

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
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
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
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
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
木椁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
督諡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
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

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為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

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為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整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為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疎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人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

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寢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

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按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上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敞乃

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大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嘆奏決日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爲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袞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列表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才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古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

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曆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大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寢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乂人多附嚮兄三娶

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疆臣以不能帝賦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鑿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追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卽還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沖守一思沖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郾令孫紳別傳敬玄

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巨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寔

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旣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

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
吾一顧念疾輒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
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
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璟爲聞友得祿多資
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
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
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
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
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
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
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
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諡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
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
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
爲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
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
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
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卽位中書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譏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硯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擊聚軍中幣萬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卽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旣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

自非義均彌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木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容

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定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為謀主嘗疏往返因結諸王內應謀泄坐死

唐書卷一百六終

唐書卷一百七

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傅弈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弈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弈以對免洗秩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廣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愆其事耻以術宦薦弈自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

仁罪奔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奔謂承亂世之
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
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
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
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
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壺傷弓之鳥驚曲
木况天下乂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
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
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
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鑿
抽管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校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
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奔獨是之爲衆沮訛不得行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
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
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
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又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剃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襄嬖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音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竇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

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纏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母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蠶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弈青山白

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俾葬，奔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音。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奔云：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其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剡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為天下萬

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首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寔多然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

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郤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曾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

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皆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
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矧陋而詩言莊
公曰猗嗟昌兮頽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向命
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
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
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
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
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
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
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
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
歲丁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
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
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
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
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
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
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明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

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瀕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至乎戊午襄事君子嘗之

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比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天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朔不壞其室即日中而朔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朔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

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
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
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
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
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
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
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
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
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
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
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
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坐隴希官爵擇
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危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
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歎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
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
太子司更大夫平生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
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而右衛鎧
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
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
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
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
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
卽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
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
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
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實
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
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寒歲月奔命秦之首尾

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
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
天悔禍去年薄稔羸秬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
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
復必資徒役率糶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
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昨遺
嗟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嘯可不
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
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

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
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邱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
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層鉅萬之倉洛
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
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遇之武后奇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
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
后興明堂太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
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
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遂業其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
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
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
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
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豕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

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
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大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
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
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
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節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蒼
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
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
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
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
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
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暮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
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
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

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柰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輪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

人則委棄有司樹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安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楊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人

萬曆二十二年刊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躋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

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
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
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
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後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
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
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
襲吐蕃于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

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
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
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獫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
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
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
廼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襄斜鑿通谷
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
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

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
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
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
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
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
險闕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
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
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
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
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

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番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
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
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
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
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
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
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
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
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
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

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
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
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
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
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林曼推窮蓋獄吏
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赦法慎罰省自
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若恣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
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
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
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
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
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
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
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
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

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
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
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
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
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
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
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
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
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
以表庸勳行者也願表顯狗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

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其甲歲興賦
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
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
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
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
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
不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
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
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
見問政事論亦謹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

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攸計契丹高麗幕
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攸空輕易無
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太王安危成敗在
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
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
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
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
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屠數日復
進計攸攸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
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喪禮家次每哀慟
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
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
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
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與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
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口是必爲
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
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
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揆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間崔瑒等共諡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恠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壘壁於房闥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唐書卷一百八 劉裴婁列傳第二十三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

業每勤止書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

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意為寘定

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討衛都

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

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

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揚國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

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所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揚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

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
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
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
賊守真峴成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之遂
通新羅饒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
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
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
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
城賊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
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

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比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
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
衆與倭人降獨首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
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
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効卽給鎧仗
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
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
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殪屍如奔仁
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

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軌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資妻子重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俸劣寒億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資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單列道

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市入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復等級還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會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

縣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淇江道摠管副
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
俄召爲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
脩國史咸亨五年爲鷄林道大摠管東伐新羅仁軌率
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
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
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
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
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
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大孫重照留守仁軌

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
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
齋重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
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
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
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
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
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
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
河袁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表敬玄

爲帥以代已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
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
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
拉殺之子濟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
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濟子晃開元中爲給事
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
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引蔭
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
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

異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
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撻語昭
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
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
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
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
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並受
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
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
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

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湏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

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計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齊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遣勞宴日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

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大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曠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斬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移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

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訶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會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陜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傳自效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儻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

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
遂又積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
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
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
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
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
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卽位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
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資物良
厚行儉每日稽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

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
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
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
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
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
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合長餘皆
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普王友翼
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
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
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

匄獲瓊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于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鄆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代出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

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

士撰控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

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儉長榜乃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帝聞特賜諡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

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駭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

實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內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按送印管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

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

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人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摠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覓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遽

之志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擦之乃
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嘗注
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
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
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
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
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
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
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
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
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
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唐書卷一百八

百八終

